

海口五源河片区的栗喉蜂虎。麦笃彬摄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大白鹭。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听音辨鸟踏歌行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几声短促的“啾啾”，夹杂一阵低沉的“咕咕”，似细碎窃语又如浅吟低唱，一下又一下轻叩耳膜。在海南中部市县，清晨叫醒人们的往往不是闹钟，而是以不同力度从不同方位传来的声声鸟鸣。

半空中，大树上，田野间，滩涂里，公园里，每一种鸟儿都有各自的“歌台”，它们有时伴着虫鸣，有时盖过风声，从春天唱到冬日，由滨海唱到山林。

鸟儿一边飞行一边鸣叫，“追鸟人”便追着它们的倩影走。四时流转，年年赴约，时间一长，竟也个个练出了听音辨鸟的绝技。

符建灵在用望远镜观察鸟儿。
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摄

为追鸟在野外一待就是一天

成百上千只鸟儿黑压压地掠过天际，如一股风暴般急速翻滚而来。几天前，2022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正式启动，当来自各地的鸟类调查志愿者、观鸟爱好者们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见到这一幕时，都深受震撼。

最先入耳的，是成群的鹬科鸟类的啼鸣——

迈着纤长双腿的泽鹬，优雅踱步于水边，饱餐鲜肥鱼虾后，情不自禁地唱起“唧唧唧”的南国小调；身着灰黑色外衣的青脚鹬三五成群，发出响亮而细碎的“丢丢丢”声，如同在空中撒下一串音符；几只正在滩涂上觅食的红腹滨鹬，才不管“食不语”的规矩，一边将嘴插入泥中探寻食物，一边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

突然，一只鹬从高空俯冲下来，边飞边鸣，似吹哨般，吓跑了在灌木丛里觅食的暗绿绣眼鸟，惊起几只正在滩涂上嬉戏的琵嘴鸭。一阵“扑棱”声响起，鹬进食后满足地离去，沉寂了片刻的东寨港又一次喧闹起来。

每年9月至次年3月，大批候鸟长途跋涉来到温暖的海南过冬，那是“追鸟人”最幸福的时光。

出生在东寨港附近村庄的冯尔辉，从小看惯了群鸟翩跹的场景，自2009年进入自然保护区工作后，更是日复一日地追着鸟儿跑。

与一般的“追鸟人”不同，他除了拍照，还得观察记录鸟类的数量、种类、生境、点位及人为干扰因素。为了监测到罕见的鸟儿，他支起三脚架后，在平地上或水中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不敢轻易发出声音。尤其是到了冬季候鸟南归时，冯尔辉经常在野外一待便是一整天。

如今他的眼睛和耳朵早已被训练得如鹰似隼般锐利敏感，无论天上地上，只要有鸟从眼前晃过，或是传来一声鸟鸣，他便能立刻分辨出是什么种类的鸟。

“你听，这是棕鸟，特别爱叫的一种鸟。”伴着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冯尔辉缓步走出红树林，一大群身披灰色羽衣的丝光棕鸟从头顶掠过。

听音能辨别七八十种鸟

叽叽喳喳的声响由远及近，明明感觉就在耳畔，抬头四望，却怎么也搜寻不到它们的身影……相比活跃在海边的鸟儿，热带雨林里的鸟儿似乎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但就算看不见鸟的模样，光听叫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护林员符建灵也能辨别出至少七八十种鸟。

听，不知是哪只鸟率先起了头，吊着圆润的嗓子不停地有节奏地叫唤着“仔儿—仔儿”，引得各种鸟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喧闹地掠过树丛。“带头的那只鸟叫柳莺，是雀形目鸟类。”符建灵闭上眼睛，声声鸟鸣在他的脑海中具象化。

每一种鸟儿都有自己的“曲库”和发音技巧。为了找出其中规律，符建灵每次巡山，都会提前备好录音笔。雨林里虫鸣鸟叫此起彼伏，这让他必须一动不动趴在灌木丛旁或树根上，静静等待最佳时机——其他生物发出的声音“偃旗息鼓”，只有鸟鸣的瞬间。

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正因如此，符建灵几次差点遇险：毒蛇从脚边经过，险些撞上篮球般大小的马蜂窝。后怕之余，更多的是收获和欣喜。自2015年起，他陆续在鹦哥岭录下数百段鸟鸣，下山后请教专家，让声音与鸟名“对号入座”；同时，通过反复聆听，强化记忆，渐渐练就了听音辨鸟的绝技。

“好多鸟儿我至今没见过，但能听到它们的声音，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在符建灵看来，鸟鸣种类丰富说明雨林生态系统健康，他期待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未来能与更多的鸟界“歌王”“歌后”不期而遇。

有的鸟儿会学昆虫叫

叽叽叽，喳喳喳，哩哩哩，咕咕咕，滴滴滴……鸟儿的歌声似乎无休无止，一旦开始便难结束，以至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忍不住借《贵鸟颂》发问：“它那比手指还小的喉咙，如何能倾泻出这瀑布一般的歌声？”

答案，藏在鸟类所特有的发声器官——鸣管中。这一器官由若干个扩大的软骨环及其间的薄膜组成。当气流经过时，薄膜会以很快的速度震动从而发出声音。

人们依据鸣管所发出声音的复杂程度，将鸟鸣分为鸣叫和鸣唱两大类。

法国博物学家吉扬·勒萨弗尔撰写的《花间鸟语》一书，从功能角

度将鸟鸣分为以下4类：提醒同类注意危险的警戒声；为了增强种族凝聚力或寻找同类的联络声；飞行时避免离群或迷路的迁徙声；发生于冲突前或战斗中的挑衅声。

“比如雀形目白额燕尾在遇人或受到惊扰时，就会发出‘吱—吱—吱’的尖叫声。”符建灵发现，与其他鸟儿相比，雀形目鸟类不仅善于鸣叫，唱起歌来更是一把好手。每年一到繁殖交配季，它们便会用独特的鸣唱宣示领地，雄鸟借歌声向雌鸟炫技。比如，棕背伯劳在繁殖期间总爱站在枝头，不断发出“zhig-ia—zhigia”的哨音。

有意思的是，许多雀形目鸟类需要后天模仿学习才能掌握鸣唱技能，又因地域和个体差异，会出现“鸣唱地理变异”的现象。换句话说，鸟儿的鸣唱也有许多种“口音”。

而这种模仿不仅发生在同类之间，有时还会跨越种族。比如棕背伯劳特别喜欢模仿红嘴相思鸟、黄鹂等其他鸟类的鸣叫，红点颏甚至还会学蟋蟀、纺织娘等昆虫的鸣叫。

科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作效鸣，至于鸟儿效鸣的动机是什么，目前没有合理的解释。或许这也并不重要，既然天赋异禀，为何不尽情啼啭呢？



黑眉拟啄木鸟。资料图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的灰喉山椒鸟。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